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第一百四回 徐將軍義勇兼施 王元帥恩威並用

話說卜大武與徐慶力戰，不分勝負。徐慶殺得興起，便要與卜大武戰一百合，卜大武也就答應說道：“你能勝得我手中的刀，我便甘心下馬受縛。”徐慶聞言，心中暗道：“我若將此人勝了，他能甘心受縛，或者可以在元帥前討情，請元帥寬恩，赦其死罪，將他敵在營中效力，也可為國家一員猛將。不知這人果肯改邪歸正否？若能如我所願，那就大幸了。”心中想罷，便舉起金背大砍刀，復與卜大武殺起來。你來我往，又戰了有四十余合，忽見陣外一騎馬飛來，高聲喊道：“好大膽的潑賊，還敢在此抗敵，你家賊首池大鬢及賊目胡大淵已被本將軍殺了，現有首級在此，你可細細觀看。若知進退，早下馬受縛，免得目前死于非命。”說著已經飛入陣中。徐慶聞言急視之，乃徐鳴皋也，心下大喜，見有人來接應，膽量愈壯，即刻精神百倍，掄動大砍刀，奮力殺進。卜大武正與徐慶力敵，忽聞徐鳴皋這番言語，又見他馬下掛著兩顆首級，確系池大鬢、胡大淵的頭顱，又因徐慶一人尚難取勝，禁不得再加一人，料非敵手，不免心中一慌，不覺手中的刀略慢一點，早被徐慶一刀砍中馬足，那馬登時壁立起來，將卜大武掀翻在地。卜大武手中的刀已拋落一旁。當有小軍急急上來，割取首級，徐慶急止道：“且將他捆了罷，解進大營，聽元帥發落，此時不得有傷性命。”卜大武見徐慶如此，心中暗道：“難道這人有釋我之意麼？不然，我已跌下馬來，不必小軍前來割取首級，就是他再緊一刀，已可結果我性命，為何他既不殺我。又令小軍不得傷我性命，解請元帥發落？此中定有用意。且到大營看是如何。若果元帥有釋放之心，我便歸降便了。”當下小軍就將卜大武捆綁起來。

正要解往大營，忽又見三騎馬如旋風般飛來。徐慶視之，乃狄洪道、楊小舫、周湘帆三人，率領著所部前來接應，瞥眼間已到陣上，一見徐慶，便齊聲問道：“賊目曾捉住麼？”徐慶道：“現已捆了，正要解往大營，候元帥發落。諸位所辦如何？”狄洪道就將任大海落馬自刎情形說了一遍，又道：“現有首級掛在馬下。”楊小舫又將郝大江殺死的話，也說了一遍，大家大喜。卜大武在旁，知道五弟兄已殺死四個，因復暗想道：“我就便不為所縛，還在這裏與他們力戰，也落得個孤掌難鳴，而況終久不免一死。若此去大營饒我不死，我當甘心投降便了。況且這‘強盜’兩字，終久不妥。”主意已定，專候解往大營，聽候發落。只見上來幾個小軍，將他抬起來，隨即解往大營而去。

徐慶、徐鳴皋、狄洪道、周湘帆、楊小舫五人，也就合兵一處。計點人馬，死者不過數人，傷者亦不足百十名。惟有嘍兵死傷甚眾。當下徐鳴皋就派了一刃名精銳在此守山，並監守未死的嘍囉，然後命各軍掌起得勝鼓，一同回營繳令。

此時已日過午，大營內元帥早已得了頭報，知道徐鳴皋將池大鬢、胡大淵兩個賊首殺死，心中甚是歡喜。頃又接著探子去報，聲稱楊小舫殺死郝大江，狄洪道、楊小舫、周湘帆三人合戰任大海，已經戰敗，該賊落馬自刎身亡。元帥更是喜悅。惟有西山夾谷徐慶，尚未來報。正在盼望。只見探子報道：“稟元帥：賊目卜大武在夾谷力戰，經徐將軍猛勇殺敵，已將該賊目擒住縛了，少時即解回大營，聽元帥發落。”王守仁見報，好生暢快，因暗道：“多年巨寇，一旦成擒，因為地方上除害，也可免朝廷家吓之憂了。真乃國家之福，得了徐鳴皋等這一般英雄，不然，這伙巨寇尚不知何時纔可剿滅。”正自暗想，忽聞金鼓齊鳴，各軍已經收隊。王守仁即出營門，親去迎接。

卻好徐鳴皋等已到，一見元帥親迎出來，大家一齊下馬。王元帥上前慰勞道：“諸位將軍克奏膚功，未免辛苦了，且請帳內歇息罷。”徐鳴皋等謙遜一番，當下隨著元帥進了大帳。王守仁便命人先給徐鳴皋立了頭功，然後挨次錄功已畢。徐慶便鞠躬說道：“賊目卜大武已為末將擒獲，現在營外聽候元帥發落。惟該賊目猛勇異常，末將微窺該賊情形，頗有投誠之意，若蒙元帥加恩，免其死罪，收錄營中，令其效力，命他將功折罪，末將看卜大武似不致再有異心，將來或可為國家收一猛將。且不日往剿南安，可令其作為奸細。剿滅之功，即得于此人身上也未可料。末將為愛才起見，是否有當，尚乞元帥主裁。”王守仁見徐慶如此說項，心中也有收服之意；當命將卜大武帶進帳來。

只聽一聲答應，不一刻已押解進來，跪在下面。王守仁將卜大武上下一看，見他身長八尺，虎背熊腰，豹頭環眼，兩道長眉，一雙大耳，大鼻梁闊口，黑漆漆面皮，生得頗為不俗。王守仁看畢，不覺暗暗羨慕道：“此人若肯歸順，將來不愧為國家棟梁。”因道：“卜大武，本帥看你這樣一表人材，理應一心向上，圖個出身，為國家建功立業，纔不愧天地生人的道理。為何甘心為寇，顯干國法？今既被捉，你尚有何話說？”即喝令推出營門，斬首來報。只聽手下吆喝一聲，走上前來推卜大武。當有徐慶上前，代他討饒道：“元帥且請息怒，末將冒死有一言容稟。卜大武甘為強寇，本應罪不容誅，姑念現已就擒，請由末將勸令歸降，令他在營效力，將功折罪，以觀後效。尚望元帥賜以不死，卜大武定然仰感元帥活命之恩，死心圖報，勉為國家出力。”王守仁見說，因轉言道：“本帥雖可看將軍一再求饒，免其一死，特恐他志向不專，反覆無常。與其將來多費周折，不若直截了當將他斬了，免畜後患。今既據將軍如此討情，可問明他來投誠之後，是否死心死力，圖報國家，勉立後功，藉贖前罪？”

徐慶正欲向問，只見卜大武跪在下面說道：“罪犯如蒙元帥寬某既往，勉某將來，賜以不死，人非草木，豈不知感仰元帥之恩？元帥但請寬心。某倘蒙開恩，自當竭力報效，以期贖罪。況某當日亦非甘心為賊，只因我父為奸臣所害，一家九口，死亡殆盡，某無處棲身，只得到此，暫為落草。身雖為寇，心實難甘。其跡雖惡，其情可憫。”王守仁聽了卜大武這番話，因問道：“據爾所言，爾父為何人所害？爾祖居何處？爾父何名？可細細稟來。”卜大武道：“某祖籍河南固始縣，父親名喚卜建仁，曾為甘肅知縣。

因那年旱荒，擅開義倉賑濟百姓，平時又與本省督撫不善逢迎，因此督撫嫁詞奏參，還勒令賠償倉谷。某父親居官清正，一貧如洗，因此自盡身亡。彼時一家九口，見父親已死，以為此項倉谷可以免追。無奈上憲迫呼，迫不可緩，仍勒令家屬賠補，因此全家悉數自盡。某因此仇不共戴天，只得逃亡在外，以期將來報復。現聞該督撫已死，某又無家可歸，所以甘就大庚山托足。今者天兵所指，已將大庚巢穴焚毀殆盡，某又為擒縛。

本非所願，而況就擒，自當革面洗心，勉為好人，尚不失官家之後，尚請元帥寬者。”

王守仁聽說這一番話，因道：“你既如此，本帥姑念你從前為寇是迫于無可如何，今既有心歸誠，本帥當免你一死，以觀後效。”說著，便命人代他解縛。當有徐慶上前解開繩索。卜大武又謝了元帥。王守仁即令隨營效力，俟後有功，再行賞職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